20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越来越年轻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图/主办方提供

日前，第20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以下简称“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成为羊城盛事，共吸引了156个国家和地区7280部的纪录片参展、超过4000名专业人士参与。

从最初只有5个国家和地区147部影片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到如今集展映、交流、探讨、评优、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节展，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走过了二十年。自2012年以来一直担任组委会秘书长的刘军见证着纪录片节的成长，今年尤其让他感到惊喜的不仅是“人多”，而且是“年轻人多”：“这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大多不需要同声传译，是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青年导演和制作人。”在刘军眼里，纪录片节迈出的步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有青春的韵律与活力。

第20届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交流活动

1 “烟火气”助年轻人打破“信息茧房”

纵观近年来的“爆款”纪录片，宏大叙事热度不减，而衣食住行、生活细碎的微观记录题材也呈增多趋势。哔哩哔哩纪录片内容总监张昊认为，充满烟火气息的纪实影像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信息茧房”，打开了年轻人观察社会的“多棱镜”。

年轻人爱看的纪录片都具备哪些要素？作为《人生第二次》的总制片人，张昊回答：“我们的叙事方式是年轻的，用更生动有趣的形式拆解看似复杂的人生难题。”继讲述平凡人不同的“第一次”经历后，纪录片《人生第二次》再次记录了人们与命运抗争、和解的真实故事。影片在叙事手法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比如第一集《圆》中依次拼接父母、孩子和警方的人物片段，采用多维透视走近了寻亲真相。而在语态表达方面，影片用“文艺范”十足的独白代替传统解说词，并加入一些二次元“热梗”。《人生第二次》获得本届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优秀系列纪录片”奖项，全网总播放量超6亿。

即便是家国历史，也往往会选用更接地气的视角和解读方式。一经播出即引发关注的《如果国宝会说话》让原不是文博类纪录片主流群体的年轻人，也陆续加入讨论国宝的文化狂欢。乾隆“农家乐”审美、王羲之“嫌弃三连”、三维立体环绕“DISS”……独辟蹊径的切入角度和呈现方式，让文物走出荧屏，成为年轻人手机里、饭桌边的热议对象。

年轻态带来了新的创作空间和新的呈现内容，让年轻人用自己的话来讲述身边故事，成为纪录片一种新的美学。在新近执导的纪录片《现代相亲故事》中，青年导演徐玮超在长片逻辑跟短片思维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从时下热门的相亲话题剖析年轻人的亲密关系，思考“我们该用什么方式与世界互动”。但他也认为，纪录片人不能一味迎合年轻人的审美，应时刻警惕商业介入和泛娱乐化对现实的扭曲。

2 新技术对纪录片产生巨大影响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创新融合，对纪录片生产方式、叙事表达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今年纪录片节的“中国故事”国际提案环节上，一部名为《AI时代自救指南》的提案赢得了国内外制作人的关注。“我们前期读了3000多篇关于AI的文献，从精读、分析、筛选和创作上尽可能贴近AI的思考模式”，制片人张海辰透露，影片的后期制作也将运用AI工具。

即将推出的历史纪录片《中国史》运用AIGC技术还原历史场景美术设定，应用数字人技术建立历史名人模型，最终由超写实人物动画进行呈现。“我们将严格考据史实和服化道细节，在整体意象上参考汉代帛画与宋代山水画美学，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名人和历史名场面。”优酷纪录片频道总监韩芸在内容创享会上表示。

随着AI的应用和发展，高清画质需求迎刃而解，实时高清时代也随之来临。早在2019年，纪录片节已开设4K超高清纪实内容与产业板块等相关论坛，当年共收到402部4K纪实作品参展参评，包括《他乡的童年》《风味人间》等。

而在今年的“金红棉”入围影片中，《深中通道》以4K三维影像、微缩模型展现沿江高速下挖掘通道的全过程。总导演宋璋介绍，摄制组将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动画影像，让国外观众真实感受我国建设者在修建超级跨海通道过程中的设计理念和匠人精神。

“技术创新需要以内容为支撑，脱离了‘皮’去看‘毛’其实是个伪命题。不管技术如何革新，故事的叙述方式发生何种改变，唯有真实最能打动人心。”作为本届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提案大会的评委之一，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导演韩蕾关注到AI已从技术工具延伸至内容本身，用以探讨人类的爱在虚拟世界中面临的变化。纪录片《我的AI恋人》获评“中国故事优秀纪录短片”，讲述了三位女性与AI聊天机器人的“人机之恋”，“这些女孩变成老太太后，她们还能和AI做恋人吗？”韩蕾在观看影片时不禁发出疑问。

为了让更多新生代纪录片人关注并参与到实际的节展评选中，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奖项设置以及活动设计也呈现出年轻化态势：2012年，纪录片节首次设立“金红棉奖”；2014年，首次创办中国国际大学生纪录片大赛；2018年，开设4K超高清纪实内容以及5G、AI等相关论坛；2020年，首次设立“优秀首作纪录片”奖项，鼓励业内新人展示首部作品，等等。

3 融媒平台让更多纪录片人被看见

从影院、电视大屏到平板、手机的移动小屏，进入“网生”时代的纪录片在近年频频“出圈”。

在本届纪录片节上，优酷、爱奇艺和哔哩哔哩三家视频平台相继发布了2024年度纪录片战略，在公布片单的同时分享了各自纪录片赛道上的内容布局与未来规划。从爱奇艺的5大赛道、20个重点项目到优酷的沉浸式科幻纪录片，再到哔哩哔哩的探照灯计划与恒星计划，纪录片领域已成为视频平台的“必争之地”。生产创作上的网络化和表达语态上的网感化催生微纪录片、vlog等新媒介载体的出现，普通大众拍摄的纪实影像如雨后春笋勃勃生长。

青年导演徐玮超的作品《告别十二岁》入围首届“优秀首作纪录片”奖项，他说“终结了一个未完成的梦想”。“我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同龄人尝试拍摄纪录片，融媒体让更多有创作才华的纪录片人被看见。但如何挖掘并传播优质影片，树立和阐释它们背后的价值，并让中国故事走向世界，希望这是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会坚持做下去的事情。”徐玮超说。

出版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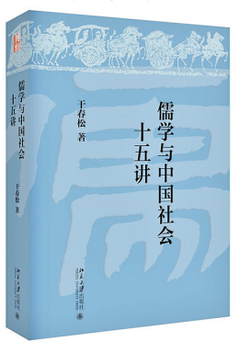
《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周月峰）

本书侧重思想的过程与肌理，以“梁启超系”这一群体的故事为主线，重访“另一类”新文化理念，呈现了全新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数学之美》
（邵勇）

本书根据中学生的实际需要，并结合500多幅精美的插图进行讲解，全书讲解清晰自然、特色鲜明，适合初高中学生、初高中数学教师、数学爱好者阅读。

《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
（干春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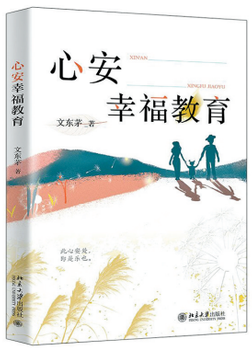


本书的基础是干春松教授在北大讲授多年的“儒学与中国社会”课程的讲义，共十五讲。作者致力于儒家思想和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书稿涉及“儒学的基本内容与演变”“儒学与传统政治”“儒学与中国地方秩序”乃至“儒学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等主题。

《货品易代：古丝路的衰落与新商道的开辟》
（郭卫东）

本书立足于16世纪至19世纪前期中国与海外大宗外贸商品的更新换代，讲述舶来舶去品的涨落兴替，尤为注重研究一件件“具世界意义”的货品的流通。通过对丝绸、棉花、茶叶、花旗参、檀木、皮毛、鸦片等大宗货品易代的考察，不同地区之间的文明形态转进得以次第呈现。

《心安幸福教育》
（文东茅）



本书从孔子、孟子、王阳明思想中提炼出“幸福是不断向上向善的心安”这一核心理念，并认为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不应是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而应该是传统文化所秉持的“境界自修论”。

域外

如果说，陶渊明的诗篇篇有酒，不妨说，王鼎钧与刘荒田的文章，篇篇有“中国情怀”

刘荒田的家山梦寻

□李怀宇

刘荒田笔下的台山，如王鼎钧的兰陵、沈从文的凤凰、汪曾祺的高邮。

回顾刘荒田的生活轨迹，以“三山”为标记：台山、旧金山、佛山。张岱《西湖梦寻》自序云：“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三十二岁时，刘荒田携家小离开台山，移民美国。阔别台山后，台山无日不入刘荒田梦中。家山梦寻，成就了刘荒田的两本新书：《我是台山人》和《我的台山小镇》。

台山素有“全国第一侨乡”之誉。多少年来，台山人在海外谱就了无数动人的命运交响曲。而刘荒田所写的是一个人的“两个台山”：境内的、海外的。无论在内在外，刘荒田总是如此勤奋，这般乐观。他是家山的拓荒者，也是人生的探索者。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从年代上看，王鼎钧是刘荒田的父辈。分属两代的历史背景并不相同，人生经历各具风采，可是有一种深切的“中国情怀”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王鼎钧从兰陵走向纽约，刘荒田由台山步入旧金山，他们用文字讲述故乡与他乡时，皆独树一帜。如果说，陶渊明的诗篇篇有酒，不妨说，王鼎钧与刘荒田的文章，篇篇有“中国情怀”。

在《我是台山人》中，刘荒田写《江天俯仰独扶藜——记杰出诗人程坚甫》，有笑声，更有泪影。而力透纸背的是，刘荒田在寻找一代台山人的“诗史”。如果当年不是从台山毅然走向海外，终老台山之境，何尝不是如程坚甫般过着秋风打稻、春雨犁田的生活？字里行间，心有戚戚。

刘荒田写海外的台山人，在打拼生涯中，何其艰辛，何其勤劳，何其乐观。他笔下的“海外华人”故事，有些看似平凡，有些读来传奇，不仅在读者的脑海留下涟漪，更汇成时空之海，为海内外华人历史留下活生生的材料。

在文字上，刘荒田一直在尝试。不同的题材，他通过不同的手法来表达。写家乡诸篇，他常常带有一种质朴的乡土气息。而写海外故事，他自然地沾上了一点“洋气”。甚至，他借助小说的手法来讲故事。《中餐馆的电话铃》一文，似散文，也可看作小说。在文章最后，李太太小半天坐在厨房，用电话通知尽可能多的亲友：“喂，我家珍珍的鬼佬老公‘可’了个诺贝尔奖。”她说的是台山土话，“鬼佬”即洋人，“可”是“拿到”。她有意无意地把“可”字拉长，把“探囊取物”的骄傲表露出来。李先生在炉前只顾傻笑。相信读者也会莞尔一笑。这恰是刘荒田的文字之妙，读者在会心笑读之间，仿佛随他的脚步一起跋涉海内外的山山水水。

尼采说：“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就是重新走向孩子般的清澈。”刘荒田自认进入老境，对“近来”的健忘和对“从前”清晰几乎成为正比，灵魂正艰难而踏实地回归童年。在他的家山梦寻里，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如同一幅历史的长卷，“中国情怀”与“世界大同”自然地融汇在一起。

论坛

潮学的魅力及可能性

□陈平原

陈平原在暨南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潮州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

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潮学专家，只能算业余爱好者。只不过阴差阳错，或者说机缘巧合，竟然成了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为了不辜负领导、同仁乃至父老乡亲的期望，只好边走边学，硬着头皮往前赶。下面谈的，不是我个人的学术成绩，而是这个后起的学术机构，这两年多到底做了些什么，以及还能走多远。

从2021年9月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到现在也就两年两个月。对于一个学术机构来说，时间实在太短了，只够搭个架子，还不到谈论收获的季节。只是眼下看来，因有众多真正的潮学专家捧场，以及暨大校方的支持，一切都还顺风顺水。这里略为陈述我们的工作设想，希望得到众多方家的指点。

当初与暨大签协议，四年任期内，除了纸面上的大道理，私心以为，若能达成以下三个小目标，就算不虚此行。

第一，让潮学在全国学界有能见度；第二，让暨大的潮学研究在广东以及潮汕地区被认可；第三，让潮学对青年学者有吸引力，因而具备可持续性。

基于这三个小目标，除了日常事务，我比较用心用力的，是做成了或正在做以下四件事情。

第一，与省内各潮学研究机构精诚合作，更关键的是，得到广东省社科联以及暨大校方的鼎力支持，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专门设立了“潮州文化研究专项”，2022年共立项19项，其中重点项目3项；2023年共立项22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另外，今年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更被增设为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这两件事得到不少学者以及领导的赞赏，认为做得很漂亮，对提升暨大潮研院的声誉很有好处。不过必须承认，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只是不拖后腿而已。因出道较早，且长期坚持独立研究，我对人文学之“规划学问”不太以为然，从不主动申请课题经费。

但作为学术组织者，不能固执己见，须照顾年轻学者的兴趣与利益，于是我从善如流。真没想到，最近居然有三次被省内其他地区的学者及领导认真请教，问“潮学”为何能有如此待遇，还表示某种程度的“羡慕妒忌恨”。可见，我确实是后知后觉。

第二，借助“潮学终身成就奖”和“潮学优秀成果奖”的评审，在表彰先进的同时，有效地沟通了学界与大众。

相对于同类奖项，潮学奖评审认真，操作规范，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东主流媒体的热情关注，因而效果比我预想的还好。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获奖学者及著作的推介，有些虎头蛇尾。这或许是所有评奖活动的通病——你不能不借助新闻媒体来造势，而传媒的最大特点是注重时效性。受众不可能长期跟踪同一个话题，更何况还是个学术性的题目。

今年3月，在首届暨南大学“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上，我的致辞题为《“地方上的”：学问、思想与情怀》。后来在媒体刊发时被删去了题目中“地方上的”四个字，以及正文那几句略带调侃的话。其实，原本无伤大雅，“潮学”本来就是“地方性知识”，无须忌讳其边缘性，也没必要说得那么高大上。

当然，我们的目标并不卑微，所谓“地方性知识”，若做得很好，同样可以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影响。也就是我致辞最后那一段：“我希望再过三十年，我们的‘潮学’，也能有类似的总结报告——不仅为学界提供丰厚的文献整理、精细的田野考察，以及众多专深的研究著作，而且能‘建立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

第三，如此学术抱负，必须有相应的标准与尺度，以供后学借鉴与追摹。

这才能理解，我们为何要花那么大力气，邀请二十位学有专长的名家通力合作，编纂十卷本的《潮学集成》。从学术史立场，精心选择晚清以降国内外有关潮学的研究成果，分语言、文学、历史、音乐/戏剧、华侨/海外潮人、教育、思想、美术（含建筑）、民俗（含饮食）、文献整理等十个专题，各自单独成书，由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一次性推出，这既是一种知识积累，也是一种学术表彰，更是一种精神标杆。

此事若做好，必能扬清激浊，对以后三十年潮学研究的学风以及方向，会起正本清源的作用。但事情还在推进中，不能把话说得太满。

第四，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的工作目标，不仅是出学术成果，还希望能进一步拓展渠道，广泛传播潮州文化。

这里包括举办“潮人潮学”系列讲座、运营“潮人潮学”公众号、资助出版潮州非遗丛书，以及参与或承办“潮州文化论坛”，因为都是常规动作，我们只是中规中矩，出人出力，没有特别出彩之处，也就不好意思多说了。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国内外潮商界及潮学研究者呼吁设立“国际潮州节”，我觉得是大好事。考虑到暨南大学历来擅长撰写“侨”文章，有其特殊管道与人脉，暨大潮研院似可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协助促成此事。

目前看来，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起步不错，若能步步为营，假以时日，三五年后，还是能成一小气候的。

至于我自己，很遗憾，虽每年都回潮汕，但主要在大学演讲，不一定都涉及潮学。就算加上此前撰写的两三篇专业论文，也都构不成阵势。真正从事潮学研究的专家，一看我这个架势，就明白确实是业余选手，只是精神可嘉，心理素质也不错。

作为一个学者，这种状态不理想，但想改也难。毕竟术业有专攻，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自居边缘，只负责摇旗呐喊。那样的角色，更适合我。

（本文节选自作者2023年11月25日在暨南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潮州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

感悟

体验也好，反思也罢，是她作为一个生命主体的自我觉醒与批评精神的悄然回归

用写实揭示永恒的不确定性

□虹珊

在杨晓升发表于《十月》2023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恍然如梦》里，孙耀宗与孙冬梅夫妇的生存困境，是所有独生子女父母的普遍生存困境。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这确属理所当然，但毫无疑问也是吃力不讨好，是一次文学冒险之旅。

《恍然如梦》的取材、结构、叙事，无一不摒弃了新奇与技巧，回归质朴的日常：孙冬梅要完成刚刚身故的老伴儿孙耀宗返乡归葬的遗愿，必须从京城赶往潮汕。由于只有一个远在美国、因疫情不能及时回国的儿子，所以即使年过七旬，她也只能独自面对并打理一切。好在，千觅万寻，她终于找到了少年时代的朋友林小草，最后由林小草鼎力相助，孙耀宗总算叶落归根，夙愿以偿。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作者既没有在叙述的过程中设置多么惊心动魄、大起大落的事件，就连叙述本身，也完全是遵循人物的眼睛所看、耳朵所闻、思绪所至，人物看见什么就描述什么，听到什么就转述什么，想起什么就说出什么。实实在在的叙述和对话，不就是夏目漱石所称道的“写实法”吗？

近五万字的《恍然如梦》，一开始就确定了以人物的感受和体验为主导的叙述基调。不厌其烦的心理描写让孙冬梅的担忧与焦虑有若雨季中的山岚，大雾漫漫、水汽茫茫，是对个体生命正面临的生存困境的直视，是对必将到来的终极问题的直视，所体现的对生命价值与尊严的抗争，可歌可泣。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中指出，“当堂吉·诃德离家去闯世界时，世界在他眼前变成了成堆的问题。这是塞万提斯留给他的继承者们的启示：小说家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在一个建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确定性世界里，小说便死亡了。或者，小说被迫成为这些确定性的说明，这是对小说精神的背叛，是对塞万提斯的背叛。”

撇开信仰的主观性，世界真的存在确定的永恒或本质吗？是否不确定性才是唯一的永恒？模糊性才是唯一的本质？至少在福克纳的观念里，小说存在的理由就是呈现世界本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我不相信答案能被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人类荒谬的某个脆弱的成员。”从这个意义上，《恍然如梦》唯一肯定的恰恰是——孙冬梅的体验也好，反思也罢，是她作为一个生命主体的自我觉醒与批评精神的悄然回归。

可是，当意义的宝瓶从高处“咣当”落地，即使多元价值观已然分头重建抑或汇融现实，我们的灵魂，其实也先自经历了遍体鳞伤。是的，一切恍然如梦，似乎一切也只能是恍然如梦，只不过，总还有杨晓升这样的作家，一直在孤心苦诣、诚恳执着地尽力。